

卧摇摇底

——中国首例公安局局长被杀案

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大岗市，新任公安局局长田丰一天之中连续两次接到大岗黑恶势力“蓝雀”团伙的恐吓电话，让他不要再查大岗过去发生的原市公安局局长冉江及缉毒警察李婷、黄宁被暗杀悬案。他经请示省公安厅同意，秘密进行代号为“猎鸟”的行动，派刑警杜大浩去卧底。

本书通过触目惊心的故事，表现了刑警大智大勇、出生入死，无私无畏，最终打掉“蓝雀”黑恶团伙，揭开了公安局局长冉江等干警被杀之谜。

目摇摇录

第一章摇迷雾缠绕大岗 员

大岗市公安局局长田丰受到黑恶势力的电话恐吓，迷雾缠绕的大岗又增添神秘色彩，一起抢劫出租车案在阴雨绵绵的傍晚发生，劫匪胳膊文一匹狼……

第二章摇“猎鸟”行动绝密进行 圆

鉴于大岗复杂的社会情况，省公安厅倪厅长、大岗市委顾书记、田丰共同研究、部署“猎鸟”行动；王力伟同杜大浩的恋人怒闯红蜘蛛夜总会……

第三章摇卧底，注定孤独 源

大岗警方开展扫荡社会丑恶现象的“狂飙”行动，刑警杜大浩为卧底，假借嫖娼在相思豆包厢被捉现行，恋人程影从本市新闻节目中看见那个场面，愤然与他分手；杜大浩从此走向孤独，亲人、朋友开始误解他，鄙视他……

第四章摇隐约黑网 远源

红星阀门厂姜厂长突然遭杀害，他的遗书触及大岗黑网，刑警赵春玲支队长受命进行调查；东郊山间的蓝狐养殖场，张经纶下达指令惩罚不守规矩的小九……

摇员

第五章摇别往漂泊女孩背后瞧..... 愿

按团伙规矩小九断去一只左手指；杜大浩童年挚友、妹夫王力伟被一富婆引诱，堕向深渊。他由爱生恨，动手打了杜大浩；青春靓丽的风尘女孩静，道出笑脸背后的辛酸经历.....

第六章摇与恶魔干杯 愿

乐府大酒店缠绵一对男女；神秘女孩马爽受“蓝雀”团伙指派接近、监视杜大浩。邱老六用洗“鸳鸯”浴考验杜大浩.....

第七章摇神秘的银徽章 愿

搜查销声匿迹多年朱良的住宅，发现一枚鼠图案的银徽章，赵春玲向田丰汇报，半年前她看见刑警张克非有一枚猫图案的银徽章；省厅“猎鸟”行动小组秘密进入大岗.....

第八章摇抢在杀手前面 愿

张经纶派杀手天刚同杜大浩一起去东北杀朱良，一石二鸟，一方面除掉晓知阀门内幕的朱良，另一方面让杜大浩染上命案，然而，“猎鸟”行动小组动作迅速，抢在杀手前面带走朱良，使黑恶势力的凶杀计划流产.....

第九章摇面对恋人心里流泪 愿

曼斯菲尔德歌厅，杜大浩邂逅恋人程影，她含泪唱那

摇

首情歌《阿拉表》，他无法说明真相，望着恋人因误解离他而去，他心在流泪；王力伟给苏梦华取毒品，遇到曾抢劫他的小九……

第十章 摇初入毒窟 圆苑

杜大浩取得邱老六的信任，得以进入“西山”毒窟，邱老六策划毒品交易，并从小九口中得知李婷、黄宁被杀线索；田丰发现自己被一面孔清癯的中年人盯梢，他是什人？吕淼扮寻找大黄蜂的人接近杜大浩，弄清毒品交易内幕……

第十一章 摇“玫瑰”合同 圆圆

“猎鸟”专案组密派女刑警米莉到杜芳身边，暗查胡克狠情人于静茹的线索；红蜘蛛夜总会经理尚俐莉，同广州几家娱乐场所签定“玫瑰”合同，骗青春女孩去卖淫……

第十二章 摇刑警、黑道同盯一个人 圆猿

赵春玲的前夫市公用事业局长王平安，他知晓红星阀门销售龌龊内幕，她奉命前去调查，他们相见不免生出万般感慨；黑恶势力杀手沈放遵“蓝雀”大老板的指令，也盯住了王平安……

第十三章 摇天体浴场突发命案 圆苑

沈放到亮眼睛婚纱影楼，他暗中监视杜大浩；“猎鸟”专案组决定逮捕邱老六，不料他在天体浴场被女孩宋佳音杀死，从而打乱了警方原有的部署……

第十四章摇惊弓之鸟 猿园

邱老六被杀，他的情人眉凝、李惠兰预谋携款逃走，在去机场的路上被警方捕获；张经纶闻之惶恐不安，他立即命令驼子撤出毒窝——西山……

第十五章摇出生入死的女孩 猿源

马爽向杜大浩道出自己真实身份，她是被暗杀的缉毒刑警黄宁的未婚妻，她为所爱的人复仇，只身卧底寻找杀手；已经蜕化变质的警察张克非遭逮捕，情人尚俐莉请求张经纶救他，但是……

第十六章摇泪洒羊城 猿远

米莉接近胡克艰昔日情人——于静茹，隐藏在公安内部的“黑恶”人物胡克艰渐渐露出水面；老爷子——柴副市长夜里召见张经纶商讨对策；几个受骗的大岗女孩，在广州笑咪咪泡脚屋受辱接客……

第十七章摇美色的张扬与沦落 猿愿

销声匿迹多日的沈放突然出现，而且是与另一名杀手驼子在一起；王平安携子喆突然离开大岗，扑朔迷离……于静茹泪诉与胡克艰私情；面首二黑子敲诈尚俐莉……

第十八章摇女刑警永远二十六岁 猿源

密捕二黑子，胡克艰与尚俐莉关系暴露，张经纶决定杀掉于静茹；年轻的女刑警米莉保护于静茹时，牺牲在杀

摇源

手天刚的枪口下；团伙骨干驮子忽然从警方视线中消失……

第十九章摇情到深处是凄清 源颀

王力伟骗取几位富婆的巨款后，从香格里拉回到大岗，因吸毒而倾其所有的苏梦华老丑不堪，她死死缠住他不放，恼羞成怒的他杀死了苏梦华；“蓝雀”团伙的八大金刚之一胡克艰潜回大岗，要复仇杀人，目标选定田丰局长……

第二十章摇结局无言 源颀

尚俐莉投案自首，揭开冉江被杀真相；马爽已得知杀害恋人的凶手是驮子，为救杜大浩她毅然引爆手榴弹与杀手驮子同归于尽；大岗社会的毒瘤——“蓝雀”黑恶势力团伙被打掉。墓前，杜大浩给李婷献上百合花、给马爽献上玫瑰花，他默然离开大岗……

第一章 摇迷雾缠绕大岗

1

凌晨三点，田丰被电话铃声惊醒。

电话里传来恶狠狠的声音：“过去的旧案子你别碰，除非你想横着出大岗！”这是他就任大岗市公安局局长以来第二次接到的恐吓电话。

他无法再睡，走到窗前，大岗早晨的阴沉天空纷纷扬扬着细雨，窗玻璃上有数条小溪流淌。

面前这座烟雨濛濛的城市，去年曾发生建国以来第一起市级公安局长和两名缉毒警察被暗杀案。当时公安部督办此案，田丰身为省刑警副总队长率领专案组到大岗，但命案最终未破。对这起悬案，田丰向倪厅长谈了自己的独到见解。后来他被任命为大岗市公安局局长与他和倪厅长的这次谈话有关……

昨天是他下派到大岗任市公安局局长第五十天，电话恐吓从这一天晚上开始。他回想昨天只有一次社交活动，在市政府宾馆餐厅，他陪前来大岗参观学习社区警务建设的北方公安同行吃饭，市政府柴文超副市长的秘书王秘书、民政局崔局长，公安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胡克艰、刑警支队长赵春玲、副支队长张克非等人在座。

宴席间，隔壁的小餐厅男女嬉闹声不绝于耳，田丰让服务员关上门。问服务员：“什么人用餐？”

服务员微笑道：“邱老板，亮眼睛婚纱影楼邱老板。”

胡克艰目光从低垂鼻梁间的眼镜上沿射出，不露声色地观察田

卧底 公安局长被杀案

局长，见田丰眉宇间拧成个大疙瘩。他吩咐身边的赵春玲：“春玲，去看看。”

田丰摆摆手，赵春玲支队长重新坐下来。他举杯：“来，喝酒。”

这时，隔壁放起音响，他们感到脚下地板噹噹震动，接下去男的声嘶力竭干嚎：……路旁野花，不采白不采，白采谁不采！

“田局，本市的业余生活很丰富嘛。”北方客人不冷不热了一句。

田丰不置可否，苦笑一下。

隔壁的吵吵闹闹逐渐升级，五音不全的男声唱起低俗的艳歌……

田丰一脸严肃地对服务员：“叫你们经理来！”

服务员刚出去，进来两个人。皮肤黝黑、三十岁左右的男人——邱老六手拎一瓶茅台酒，他身后跟着个彪形大汉，国字型脸，戴副大墨镜，右手插在裤子口袋里。

一桌的目光投向进来的人，田丰也瞥一眼，然后他注视在座的几位大岗人的反应；王秘书站起身，随后民政局崔局长站起来，胡克艰副局长屁股欠欠，又坐下来，背对着来人的赵春玲头都没抬，夹着一块鸡脖子，滋味地啃起来。

“我来介绍，”王秘书指着手拎茅台酒的男人，一脸恭敬地介绍道：“亮眼睛婚纱影楼邱老板。”

“甭斯文，本人邱老六，给各位领导敬杯酒！”邱老六说话的口气很大，自来熟似地开始逐一倒酒，从民政局崔局长开始，他急忙喝干净杯里的酒，双手端着杯，满脸堆笑，用词别扭：“谢谢邱老弟老板。”

邱老六给王秘书斟酒，他用一只手遮杯子沿，以示礼貌……邱老六走到田丰身边，田丰没理睬他。邱老六片刻迟疑，朝田丰的杯子倒满酒。

桌上的酒杯都倒满了，邱老六举杯：“我敬大家杯酒，特敬田局长一杯！”

田丰未动面前斟满茅台酒的杯子，邱老六脸部有块肌肉不被人察觉地抽搐一下，与举过杯子的几位碰碰，干杯后，没有任何话语扭身出去，脖子昂挺得有些夸张。

当夜，田丰局长就接到个恐吓电话：“知趣点田丰！别说对你不客气。”

田丰听到男人咬牙切齿的声音，他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报出姓名吗？”对方立刻挂断电话。

岂有此理！一个市公安局局长竟受到恐吓？他很愤怒，心里很沉重。窗外阴雨不断，田丰心情格外沉重。他联想到前任局长冉江命案及省厅掌握的大岗社会黑幕情况，万分感慨：“大岗，笼罩在一张巨大的黑网之下。”

早晨上班，赵春玲支队长走进局长办公室。“田局。”

“坐吧。”田丰放下手中一份案卷，说：“李婷、黄宁的案子材料我仔细看过了，我们继续谈吧。”

他们昨天就开始研究此案。赵春玲接续昨天的叙述：缉毒副大队长李婷跟踪监视那个打地摊做掩护的掌鞋女人——毒贩王娜，李婷获得王娜傍晚在东郊一座桥下与前来送毒品的人交易。一对一的毒品交易，说明毒品数量不大，她向主管缉毒的胡克艰副局长做了汇报。胡局长指示李婷和黄宁盯梢王娜，不要逮捕她，留下这条线索查找毒泉。

事实上，一开始李婷就掉进陷阱，一个集团精心设计的圈套。该贩毒组织受代号“蓝雀”——大岗黑恶势力大老板的操纵。“蓝雀”何许人也，警方始终未掌握。

追溯到两年前，市医药品仓库被盗，丢失一箱杜冷丁。警方侦破这起案子同时成立缉毒小组，后改为缉毒大队，李婷任副大队长。

卧底 公安局长被杀案

王娜，这个其貌不扬，穿戴极普通的女人，鞋摊摆在辕轳街口，为人钉鞋。谁也不会想到掌鞋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，毒贩以前来修鞋为名，将要修的鞋给她，破旧待修的鞋中藏着毒品。

李婷发现王娜掌鞋摊的勾当，还真是一次意外。她的一只鞋跟坏了，来到王娜修鞋摊。一个男人将一双坏了前脸的皮鞋交给了王娜后，便匆匆离开。

王娜说：“明天来取吧，今天活太多，晚上我带回家给你掌好。”

修鞋的男人像是嘟囔一句好好缝、别唬弄、明天等着穿的话就离开。王娜将这双鞋随便扔在一堆待修的鞋旁。对李婷说：“他的鞋扔到大街上恐怕没人拣，还修呢？您？”

李婷坐在矮凳上，脱下一只鞋递过去：“鞋跟坏啦。”

王娜接过鞋，抱怨现在做的鞋质量太差，样子好不经穿。她问：“小姐做什么工作？”

李婷穿着满街大众女孩的夏装，没暴露自己警察身分。她观察王娜，觉得她只是随便问问，或许与顾客拉瓜、闲聊是她的习惯。她说：“你们这行业接触人多，猜猜我是干什么的？”

王娜一边弄鞋，一边打量李婷，说：“瞧你这个发型、长相，是模特吧。昨天，我在电视里看模特队表演，后排穿纱裙的就是你吧？”

李婷笑笑，她没承认也没否认。那场由佳佳服装厂主办的大岗仲夏服装节，模特队表演她和丈夫杜大浩一起看了。他惊呼：“呀！那个女孩太像你啦！”

“我哪有人家漂亮。要有她那张漂亮脸蛋，就不当刑警，去干模特。”她特喜欢女孩，结婚四五年，因两人忙于工作，从没谈过生孩子的话题。她说，“也许我们得要一孩子，一个女孩。大浩，你呢？”

“如果长得像你……”杜大浩拥住妻子……

这时，终年在辘轳街游荡的傻子崔大侠出现。人们叫他大侠，是他留着披肩长发，常年推着带子车，只有一个轮子的那种人力推车，车上是他从各处角落，包括垃圾箱、垃圾堆拾拣的饮料瓶子、纸克箱子之类，间或也有青菜叶、馒头什么的。

一群苍蝇追撵着车子，说不清的什么怪味从车子散发出来，走在街上，人们远远掩鼻或躲避。崔大侠今天直接将车子推到鞋摊前停下。他朝王娜和李婷呵呵傻地笑，见到女人他就笑。这与他因为女人变傻有关。崔大侠真名叫刘奇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，他刚被分配到辘轳街派出所作户籍民警，居民区的一个在电池厂上班的女孩爱上她。两人坠入深深爱河时，电池厂两派发生了武斗，炮派向女孩所在的红联总部开枪，刘奇赶到武斗现场，目睹从七楼因中弹而坠下的她，形状像一只被人从空中抛下的鞋……刘奇突然喊：“我的鞋，鞋！”从此，一个叫刘奇的民警变成了傻子。游荡街头，刘奇做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傻事、蠢事、古怪事。例如揭大字报当煎饼那样吃；拣别人不要的坏鞋……大岗市收容遣送站收容他几年，站革委会主任嫌他的名字不好，于是给刘奇改名为刘文革。另一派篡夺收容遣送站大权后，又给他更名为刘卫东。名字一改再改，丝毫没把他改成正常人，依然傻、干傻事，从收容遣送站逃出来，电池厂大墙外一废弃多年的原装变压器的小房，拆走变压器后，傻子睡进来。人们无法想象 几平方米的空间，怎样躺下近 两米个头的傻子？傻子每天睡在里面是千真万确的，因而有人猜测傻子坐着睡觉。别人怎样猜测傻子，傻子没任何反应、感觉，依然干傻子一天到晚干的傻事，寻找鞋是他几十年不变的嗜好。

傻子瞄准了王娜身旁的一双鞋，做出的动作敏捷而灵活：一只手撑车，身子倾斜的瞬间另只手拎起鞋推车便跑，嘴里发出枪击的声音：砰——砰砰！

“傻子，放下鞋！”王娜一跃而起，从李婷的双腿上横越过去，

卧底 公安局长被杀案

她惊叹掌鞋的王娜弹跳力这么好。

王娜追傻子，李婷胡乱登上一双说不清是男是女的鸳鸯鞋撵上来，想帮助王娜。

傻子终被王娜追上，也就在被追上的那一刻，傻子啃只羊腿似的撕咬刚抢来的鞋，王娜脸涨红，紧张、惊慌，她不顾一切夺下鞋，抱在怀里。

或许是刑侦工作的敏感，李婷感到那鞋有“内容”，绝非顾客一双普通待修的鞋。王娜极度紧张的神情已让李婷明白了什么……李婷盯上王娜，终于弄清了送她这里待修形形色色鞋中有一只或一双藏匿毒品，傻子那天抢走的正是这样一双鞋。

毒贩选择的交易地点东大桥下，那河流很窄，茂密的蒿草将河面掩遮住。夕阳余辉水似地滚过草尖，无数昆虫在鸣唱。

王娜一改往日掌鞋匠的打扮，一身郊区农家妇女装束，挎只竹筐，手拎镰刀，像似割喂猪野菜。其实，王娜不知道自己走进死亡陷阱，成为这场阴谋的牺牲品。

蒿草中，李婷、黄宁遵照胡副局长命令，密切注视王娜的行踪，观察何人与她接头。一个青年男子突然出现，王娜走向他……其结局他们三人都未看到，李婷与黄宁被装有消音器的枪射死……

“他俩没一点反击的迹象，枪插在枪套里，李婷头发有一处烧焦的痕迹，很近距离的射击，几乎是枪嘴抵住她的后脑部。唉！我很不称职。”赵春玲十分内疚地说。

田丰眼睛直视手中的铅笔，看得出他在控制一种愤怒。些许时候，他说：“今天早晨有人打电话要挟我放手。可我们刚刚开始工作呵。”

“这么快就泄露出去了？”她惊讶。

“大岗太复杂。”他信任的目光望着她说，“我们不得不改变方式……”他全盘端出深思熟虑的行动方案，最后说，“我明天宣布将李婷、黄宁的案子挂起来。我必须做出妥协的样

子。春玲，你的担子就重啦。”

“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”她说，“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2

新任公安局长田丰放弃重新调查缉毒警官被杀案的消息传出，再度引起大岗公众对警方的谴责——

“省派的局长又如何？才来不到两个月，就染黑了。”

“杀警察的案子都不去破，老百姓受害呢？谁还会去管呵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”在一片谴责声中，大岗像一部机器仍然运转着，平民百姓怨恨、责骂、牢骚，但是日子总还要过下去。一桩抢劫案子真的就在一个极普通的出租车司机身上发生。

那时，雨淅淅沥沥眼泪似地落，街上行人稀少。傍晚这场落雨，使闷热了一个夏天的大岗市，骤然凉爽起来。一辆白色出租车停靠在一条离火车站广场很近的小巷里，司机王力伟摇落车窗，头朝雨帘里探了探，享受一下雨的湿润，一天的疲劳正被清凉溶解，像一块咖啡中的方糖。

好像似有一列运字头的火车进站。

抖动的雨丝多少障碍了他的视线，下车旅客很多，通过那三个像鸡屁股眼儿似的出站口，小铁门生蛋似地挤出一个个乘客。他和几个同行问过铁路工作人员，为什么不能将出站口的门做大一点？铁路人回答：你们见哪个检票口的门像天安门似的宽敞？

王力伟心里暗骂：“这个家伙一定住在公厕附近，说话肥力有劲儿，像上足了粪。”

交通台女播音员的声音圆润起来，播送一篇配乐美文：是某个女孩写给司机朋友的。大概所有打开收音机的出租车司机，听到了都怦然心动。王力伟突发奇想：倘若有机会一定找一个会写这样美文的女孩做老婆，每天听她倾诉……那个写美文的女孩缓缓向他走来，一束花瓣似的飘然而至……

卧底 公安局长被杀案

“师傅，走吗？”

王力伟被乘客叫车的声音拽回现实，一个美好的情景被破坏了。

车门有点滞涩，乘客在外边拽没拽开，王力伟从里边扳了一下。一个年轻人钻进来，大骂鬼天气，没完没了地下雨。

“去哪？”

“马圈子。”

“马圈子？”王力伟犹豫一下。

傍晚时分去马圈子？

马圈子地处在大岗市东郊。人们谈马圈子色变。一桩震惊的事件发生在马圈子，恐怖便和马圈子三个字联系在一起。马圈子，眼下并没一匹马。这个名字要追溯到数十年前，国民党军队的一个骑兵团驻守大岗市。骑兵备用马匹、或训练中的坐骑，圈在木栅栏围起的圈中，因而得名。真正恐怖的事件发生在 1951 年，国民党的一个军官在马圈子旧址——沙坨间的荒草地，雨天里强暴一个采野花的城里女孩，女孩的父亲挥扁斧削掉女儿身上运动的军官。据说那颗人头一直滚到执斧者的脚下，发出两声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。这种笑声在数十年中的雨天里出现。到后来大岗市人口增多外沿膨大，街基向南向北向西延伸，只是未向东扩，其原因是马圈子无法越过。至今马圈子荒芜，近些年又出现了本地人见之憎恶的蝙蝠——当地人称“燕瘡鸪”，对这种生着鼠头盲眼会飞的玩艺生来惧之避之。雨天中的怪笑和成群的蝙蝠让王力伟害怕，他疑惑：“大雨天的，你去马圈子？”

“你拒载？”乘客瞅一眼车内粘贴的路风监督举报电话号码。

市出租车公司规定很严，司机如果拒载要受到严厉处罚。因此王力伟绝不敢那样做。他说：“那倒不是。”

嘀！嘀！王力伟的 手机响了，屏幕显汉字：伟，今天你过生日，速回家，芳。他将 手机送到乘客面前：“我的确有事。”

乘客甚至没看一眼，用手挡开，依然重复那句问话：“你拒载？”

无奈，王力伟只好继续出车，按乘客要求去东郊。雨比先前大了，也起了风，如注的雨水泼泄下来，一辆卡车全速超过去，将泥水溅扬过来，差点淹没这辆白色桑塔纳出租车。

关闭车窗，冷风未放，乘客显然感到热了，脱掉秃领短袖衫，裸着上半身，一言不发靠在座椅上。

车接近东郊，道路陡然窄了。如果说市区是一个填满食物的胃，眼下这段路便酷似十二指肠。沙石路两侧是茂密的杨树，树冠斜向路中央交头接耳，形成天然屏障。车在其间穿行，阳光下凉爽惬意。此时此刻雨天，又是傍晚向郊外行驶，让人感到阴森。拉一位不与司机搭话的乘客，王力伟心里有些紧张、胆虚。

王力伟驾出租车时间并不长，前前后后也就是三年。但驾驶汽车他有着几年的历史，联合化工厂没破产前，他一直当办公室主任，管理着厂子大小三十多台车的车队，近水楼台，他学会驾车，并经常驾车送厂长去远离市区的向阳镇。那里有家歌厅有出台小姐，那时小姐出台并非像今天这样明目张胆。他娴熟的驾驶技术，还真是秘密送厂长去歌厅泡小姐练出来的。因此他十分感谢至今在大墙内服刑的厂长，不然化工厂破产他真无事可干。开出租车这三年，他与社会各色人物打交道，摸透了乘客心理。上车后与你说说讲讲，大都不必考虑自身安全问题；乘客沉默寡言，又是一个道路泥泞、车辆稀、行人少的傍晚……他绷紧警惕这根弦，不时通过后视镜观察乘客，左臂纹一匹狼……天哪，今天恐怕凶多吉少。如今，文身的男女，有几个是善良之辈？

王力伟将身子朝下蜷曲，尽量将头部与靠背平行，就是说不能把脖子暴露给图谋不轨的人。他在一本杂志上看过一桩抢劫出租车案：一名歹徒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另名坐在司机后面的歹徒，用一根细尼龙绳勒住司机……不过那个司机很机智，要与歹徒同归于

卧底 公安局长被杀案

尽，猛踩油门，一打舵，车飞进路旁深沟。交警处理现场发现两个歹徒已死亡，可司机还活着，只受了点轻伤。王力伟脑际疾速闪过这个案子后，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处境。此刻他把后座上的乘客假设为歹徒，猜想他如何劫持自己。用绳子或铁丝勒脖子已不可能，歹徒掏刀横在面前威逼……当冰凉的东西抵在太阳穴时，王力伟知道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。这回歹徒没有使用尼龙绳，也没掏刀子，而是用枪，扣动扳机就可致命的枪，歹徒发话了：“痛快拿出钱，不然……”

王力伟判断歹徒可能冲着钱来的，当然也不排除钱到手后再开枪杀人灭口。枪口顶着还能怎么做，只好按歹徒要求去做。他一只手把方向盘，另一只手将身上、小工具箱里的现金拿给他。

歹徒劫去钱后，准备下车，威胁道：“我认得你的车号，也认得你，你要是报警，我一定杀了你。”

黑洞洞的枪口一点点离开他，劫匪横穿路旁的林带，消失在雨幕之中。

3

迎宾街联合化工厂职工家属楼，三单元二〇二室王力伟家。王力伟的妻子杜芳正在厨房里炖鱼，她不时隔着门向客厅里喊：“珂，几点啦？”

五岁的儿子珂认真看表，跑过来告诉妈妈：“六点……”他忘记了分秒重新跑回客厅，看完表返身回来：“二十三分。”

“真乖，珂都能认钟表了。”杜芳弄一块皮冻填进儿子嘴里，嘱咐道：“一会儿大舅来咱家，你要听话呀。他带……”

“噢，婷舅妈来喽。”珂雀跃起来，“婷舅妈有枪，她给我玩枪。”

杜芳心里突然像似被坚硬的东西杵了一下，脸上浮起哀伤的神色。儿子以为他最爱的舅妈李婷今晚要来。过去李婷来串门，珂就

缠着舅妈，要看她的枪。刑警李婷经不住外甥的缠磨，退下子弹，让他摸枪满足一回。可现在，李婷已长眠地下，她不能再来了。

今天，哥哥杜大浩带来的女友不是珂心目中的李婷舅妈，而是他刚确定恋爱关系的恋人程影。儿子显然还不能接受李婷舅妈位置上是一位新舅妈。于是她嘱咐：“婷舅妈不能来了，永远不能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婷舅妈她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，今天婷舅妈睡醒了，太好了。”珂幼小的心灵里存盘的婷舅妈，睡在一只玻璃箱子里。妈妈告诉他婷舅妈在睡觉，他曾问妈妈那么多警察叔叔阿姨来看她，为什么不叫醒她？

当时遗体告别仪式上，杜芳手牵儿子珂，他提出许多让作母亲难以回答的问题，譬如：婷舅妈脸为什么盖着？她什么时候醒来？

杜芳只能这样回答儿子：“会醒的。”

儿子说：“婷舅妈是条大懒虫！”

几天前妻子杜芳便提出给王力伟过二十八岁生日，他说：“三十岁时再过吧，何况这几天活儿挺好，起早贪晚多跑几趟。”杜芳觉得丈夫说的在理，她没再坚持。今天早晨，她还是按本地风俗，给他煮了几个鸡蛋，算是过生日。下午，哥哥杜大浩打来电话，说要带女朋友程影来给力伟过生日，她无法拒绝。

杜大浩与王力伟是同学，情同手足。很小的时候，王力伟母亲去世，邻居杜家照料他，一直到长大成人。王力伟长杜大浩一岁，过去杜大浩一直称王力伟哥哥，后来杜芳嫁给王力伟，王力伟成了杜大浩的妹夫，杜大浩成了舅哥。尽管王力伟始终没改口称兄，心里还是拿杜大浩当哥待。

“你们过来吧！几点？”杜芳问。

电话那头杜大浩说他下午刑警队有个小会，估计开会时间不会超过一小时，程影午后有两节课要上，五点准时赶到。并说，他们带生日蛋糕和一只鸡及鲤鱼来。